

SESFA Award终身成就奖得主力作
可以与艾萨克·阿西莫夫和阿瑟·C·克拉克相媲美的作家。
—— 斯蒂芬·金



ZUIZHONGHUANXIANGLIANMENG



特别推荐

灰鹰

台湾著名奇幻评论家

全球畅销小说家
斯蒂芬·金

倪匡
香港科幻教父

世界科幻协会主席
大卫·布林

神秘失踪的太空船

杰克·麦德威/著
高天羽/译

Polaris
Jack McDevitt



中国妇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神秘失踪的太空船 / [美] 麦德威 (McDevitt, J.) 著; 高天羽译.
—北京: 中国妇女出版社, 2009. 10

书名原文: Polaris

ISBN 978 - 7 - 80203 - 775 - 5

I. 神… II. ①麦…②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20908 号

Copyright©2003 by Cryptic, INC.

Text design by Kristin del Rosario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alph M. Vicananza, LTD.
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 01-2009-2776

神秘失踪的太空船

著 者: 杰克·麦德威

译 者: 高天羽

选题策划: 钱 丽

责任编辑: 钱 丽

封面设计: 棱角视觉印象

出 版: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 址: 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: 100010

电 话: (010) 65133160 (发行部) 65133161 (邮购)

网 址: www.womenbooks.com.cn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南方印刷厂

开 本: 150 × 230 1/16

印 张: 21

字 数: 30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80203 - 775 - 5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(如有印装错误, 请与发行部联系)

序章

I

德尔塔·卡佩斯已经没了恒星的样子。船员们几天前才飞到这里，在那以前，它一直是颗标准 G 等星，安详、平和地带着身边的行星族在深沉的宇宙中静静地飘浮。它已经这样漂浮了六百万年，但现在，它成了一个畸形的包袱，正被一只无形的手强拽着穿过夜空。它的质量仿佛已在潮压下萎缩，一股长达数百万公里的炙热气体正从包袱口喷薄而出，气流通过一个亮点和这颗受伤的恒星相连。

入侵天体是一个点。查克·波兰冲它凝视良久，心中感慨道：别看这东西小到几乎看不见，它的破坏力却能足以扭曲一颗恒星。

“你看到的还不算什么，好戏还没开场呢！”另一条飞船上的宇航员对他说。

他把注意力转到克拉森纳那边，说：“还剩九小时，马丁，可有好戏看了。”

克拉森纳正坐在他最中意的那张椅子上，呆呆地望着舱壁。椅子是灰绿色的，边上放着张茶几。听到波兰的话，他慢吞吞地眨了眨眼，回头说了句“是啊”。可接着又问，“什么好戏？”

“撞击啊。”

听了这话，克拉森纳的脸上又浮现出了船员们经常见到的那副困惑表情。

“是我们要和什么东西相撞吗？”

“不是啊。是白矮星要和德尔塔·卡佩斯相撞。”

“哦，对，”他说，“的确了不得，还好我们来了。”

透过望远镜可以看到，进犯的点是个暗红色的碟型天体，周围还裹了层发光气体。它是颗白矮星，也就是恒星塌缩后裸露在外的核心。它的原

子携带的电子已经被扯离原子核，并挤作了一堆，形成的物体距黑洞仅有一步之遥。它是一年前闯进这个行星系的，一路上粉碎了几颗行星及其卫星，现在的它仿佛一把匕首，正冲着恒星德尔塔·卡佩斯的心脏直插而来。

克拉森纳昨天晚上清醒过，还和波兰讨论了人类将人格投射到无生命物体上去的倾向：比如水手对船只萌发忠诚；比如游子觉得儿时的故乡欢迎自己回家；又比如现在，大家望着这颗垂死挣扎的恒星，都禁不住觉得伤感，好像它是个活物，对自身的遭遇有所感触似的。

南茜·怀特也参与了昨晚的讨论。南茜是个科普人，制作的节目有几百万观众。她在昨晚的讨论中说，船员们的这种感伤毫无道理。她还说，真正的灾难正在德尔塔星系的第三行星上演，那里有大型动物，有涌动的海洋，还有广阔的森林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她没法再让自己沉迷于臆想。听她这么一说，船员们便闷闷不乐地给那地方起了个“撞球星”的名字。眼下，撞球星在闯入者制造的一片混乱中暂时幸免，它的轨道已经偏离，但比起它和它的生物圈即将面临的噩运，这根本算不了什么。再过几个小时，它的海洋就会沸腾，大气也将撕裂。

把眼光拉近一些，看着马丁·克拉森纳走向毁灭同样叫人痛苦。克拉森纳总结了前人数千年的经验，一举证明了平行宇宙的存在，这个突破让所有人大跌眼睛。而且，他不光是证明了它们的存在，还预言说：总有一天，人类将会前往这些平行宇宙。现在，它们都被称作“克拉森纳宇宙”。

然而，他却在去年患上了本伍德综合症，症状包括间歇性妄想和记忆丧失，他那修长的双手也老是抖个不停。这病是绝症，有人怀疑他活不过今年了。医学界正在就此攻关，疗法不久就会问世。但飞船上的两名医学研究者之一沃伦·曼杜查坚信，克拉森纳是等不到那一天了，除非邓尼格能研究出什么结果来。

克拉森纳问人工智能（AI）：“凯奇，当前速度是多少？”他指的是白矮星的速度。

“已增至六百二十公里，马丁，还将在最终飞行距离中加速百分之四。”

船员们刚吃完晚餐。撞击将在飞船时间 0414 小时发生。

“真没想到，还能看见这样的景象。”克拉森纳一边说着，一边用那双

灰色湿润的眼睛看了看波兰。他又清醒过来了，这种一时清醒、一时糊涂的状态真叫人匪夷所思。

波兰说：“我们都没想到，马丁。”同类事件在运输线内的任何地点的发生频率都是五十万年一次。而现在，它就在众人眼前上演，真是不可思议。“上帝对我们很好。”他又说了句。

空气中传来克拉森纳的呼吸声，听上去低沉、嘶哑，显得相当费劲：“我本来希望，要撞的话，就得是两颗真正的恒星相互撞击。”

“可白矮星就是真正的恒星啊。”

“不，不能算。它不过是具燃尽的骸骨罢了。”本德伍德症有好几种症状，智力衰退就是其中之一。克拉森纳的眼中一度闪烁着超凡的智慧，让人看一眼就能觉察到他的聪明才智。可现在的他不时露出呆板的神色，仿佛脑袋里已经无人掌舵。要说目光空洞也不确切，可他的才智的确不见了，只剩下偶尔的灵光一现而已。他自己也明白从前的自己是什么样的，至于现在，不过是具燃尽的骸骨罢了。波兰说了句“能靠近点就好了”，通向舰桥的线路开着，他这话是说给飞行员玛德琳·英格丽听的。

“依我看，我们已经靠得太近了。”英格丽答道，她的声音又冷又脆。在她眼里，乘客名单上的六位名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
“哨兵”号正漂浮在德尔塔·卡佩斯北极上空的某处，“兰瑟莱亚”号则位于白矮星彼端。两部航天器上都搭载了研究人员，他们眼下正对数据进行测量、计数、记录和收集，在未来几年中，专家们还将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。这次任务的主要目标之一，是最终测出时空的自然曲率。

舷窗外的太空正酝酿剧变，飞船间的对话也变得越发热烈。“见过这样的景象吗？”“我觉得我做过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目标。”“看看这兔子。”“卡尔，加速度方面什么情况？”然而，在过去几个小时内，对话渐渐稀落了，通讯器一片寂静，就连和波兰同坐一条飞船的乘客都没什么好说的了。

吃罢晚餐，他们全都回到了各自的卧舱，不是去工作，就是去读书，要不就是随便找个法子打发最后的几小时。但喜欢扎堆的本性还是最终占了上风，渐渐地，他们一个个回到了舰桥。曼杜查穿着白色便裤和套衫，还是那副冥思苦想的模样，他正沉浸在这出太空大戏中，其余的一概不问。南茜·怀特则在和汤姆·杜宁格交流的间隙草草写下给自己看的笔

记。杜宁格和曼杜查共事过几次，两个人都是微生物学家，杜宁格在这一行里声誉卓著，他在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一直致力于祛除衰老过程，而嘉斯·乌库哈特曾两次当选合众国的七位顾问之一。

屏幕上，德尔塔·卡佩斯经受的折磨变得更加严酷了。在引力的拉扯之下，这个恒星包袱正在越变越长。“难以置信，这么大的物体，扭曲到了这个地步还没爆炸。”曼杜查说道。

“来了。”怀特说。

最后的时刻渐渐逼近，对话的主题再也没有离开过眼前的景象。“那东西的质量到底有多大？”“是我在想象，还是那颗恒星真的在变色？”“白矮星周围的光环又变亮了。”

临近午夜时分，船员们摆了一桌自助餐。他们在餐桌周围来回走动，品尝着水果和芝士。杜宁格开了瓶葡萄酒，曼杜查提议为外面这个垂死的巨人干杯，“它蛰伏了六百万年，就是为了等我们来。”

与哨兵号和兰瑟莱亚号上的研究人员不同，北极星号的这些船员不过是一些旁观者，飞船上没人干活，没人采取措施，也没人做记录。他们来这里就是为了看场好戏，船员们全都坐着旁观，有时安静，有时吵闹。行勘署和整个科学界正借这个机会对他们各自的贡献表示感谢。

北极星号的设计并不适合科考。它是附属式航空载具，以行勘署的简朴标准来看，属于豪华舱，它的功能是运送行勘署想要讨好的贵客，其中又以政客居多，但这一次任务和以往不同。

从屏幕上，德尔塔·卡佩斯和白矮星的视觉效果比肉眼观察要好得多。但心理医生波兰发现，船员们都喜欢扎在观测舷窗跟前向外张望，仿佛这样才算亲眼目睹。

每隔一段时间，恒星表面就迸出巨大的爆炸，将大量闪光气体一波波地抛进黑暗的太空。

这时，白矮星上也抽出了一缕白光。

俄库哈特见状说：“好像有碎片脱落了。”

“不可能，”克拉森纳答道，“没有东西能从中子星上脱落下来飘走，那只是气体而已。”

波兰是乘客里最年轻的一位，他四十来岁，黑发，身材苗条，气度自信，经过他身边的女人总忍不住回头看他。他以前的工作是对暴力型罪犯

进行意识扫除和人格重建，并把他们变成知足的公民——至少是守法的公民。但最让他出名的还是在他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，以及他的“波兰模型”，该模型号称是对人脑工作原理最全面的解释。

星系中剩下的几颗行星正沿着各自的轨道静静地运行着，仿佛什么反常的事都没发生，只有最里面那颗除外，它是一颗气体巨星，与恒星非常接近，简直就在后者的外层大气中穿行。它叫德尔塔·卡佩斯一号，没有别称，现在，它已经消失，被一块耀斑吞了进去，船员们亲眼目睹了全过程：它一头扎了进去，只有几颗卫星从另一头冒了出来。

白矮星是在一年前飞来的，当时，只有德尔塔·卡佩斯的行星系统包含了五颗气体巨星，六颗类地行星以及数百颗卫星。其中，只有最外层的行星尚在原位，它有着水晶般的蓝色表面和明亮的银色光环，周围只有三颗卫星。波兰觉得，这是他见过的最漂亮的天体了。

“撞球星”也尚未受灾，在它的表面，海洋依然波澜不兴，空中也依然平静如初，只有一片南方海域上刮起了飓风。飓风才刚刚成形，但它没机会成长了。其他的行星多半已被扯离轨道，正向外飞去。德尔塔·卡佩斯四号是个双星系统，包含两颗类地行星，它们都裹着冰冻的大气，现在已经被引力扯散拉开，正沿着几乎相反的方向越飞越远。

入侵的白矮星比边路星还小，甚至比地球都小，但它包含的质量却比整个德尔塔·卡佩斯星系都大。波兰明白，如果他真能到达这个物体的表面，那么他的体重就会增加到几十亿吨。

上午2点54分，白矮星和它闪亮的光环滑入混沌，不见了踪影。乌库哈特说别人怎么说他不在乎，他就是觉得这么小的东西不可能不被大火吞噬。汤姆·杜宁格说这颗白矮星的前身很可能是某颗恒星，还温暖过行星联盟的某个成员。“看了这个让人清醒，”他说，“它让你明白，没人是安全的。”

这番话似有所指，波兰不知道他是不是在传达什么言下之意。

这时，巨大的爆炸撕裂了受伤的恒星，AI报告说，它的表面温度正急剧上升，原来的橙黄色正越变越白。撞球星上也燃起了森林大火，海洋中升起了巨大的云雾。突然之间，画面消失了。

“信号源中断。”AI说。

漂浮在空中的德尔塔·卡佩斯五号正在重力牵引下迎向撞击。它的

表面本来为冰层覆盖，大气只有薄薄的一层。可现在，冰都化了，空中布满了厚厚的乌云。气体巨星德尔塔·卡佩斯七号的两颗卫星撞到了一起，它那落日一般的金棕色光环也在闪烁中分崩离析。

通讯器中传来玛蒂的声音：“兰瑟莱亚号说，恒星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内释放的能量，相当于它在过去几亿年释放的能量总和。”

哨兵号也发来了报告，说辐射太大，他们没有应付的准备，必须要撤退了。它的船长给玛德琳发了条消息，告诫她一定要小心应付，但发送时出了差错，乘客们全都听见了。“外面天气很糟。”

玛德琳·英格丽还在舰桥上。平时她一有机会就到休息室来和乘客待在一起，但目前的形势要求她坚守驾驶员的岗位。她是个美人，蓝色的眼睛，浓密的金发，五官无可挑剔。但从她身上看不见柔软，也完全找不到脆弱的痕迹。

曼杜查问她是不是飞得太近了。

“我们还在安全距离，”玛蒂说，“别担心。一旦出现过载的迹象，我们就立刻逃跑。”

在被火海吞没了一小时零八分之后，白矮星重新冒了出来。它已经刺破了恒星，贯穿而过，用另两条船上的专家的话说，就像“一块岩石穿过了浓雾”。当它接近恒星时，后者曾对它伸出了一缕火焰，现在火焰已经跌回了恒星翻腾的表面，但在它的另一侧又升起了一缕，它在巨大的引力下从垂死的恒星表面拔地而起。接着，一阵巨大的爆炸声掩盖了一切。

“我要关闭观测舷窗了，”玛蒂说，“现在开始，只能看显示器了。爆炸可能提前发生，你们都不想有人被刺瞎吧。”

杜宁格睡了过去，连曼杜查都睡着了。南茜·怀特也是一脸倦容。她白天的时候已经试着休息了一会，但这不顶什么用。人体的昼夜规律是不会轻易改变的。飞船时间恰好和安迪瓜时间重合，就是说，现在已经快到凌晨四点了。她刚才吃了点药，好让自己保持清醒。

飞船突然启动，波兰被引擎的拉力吓到了。玛德琳在门口稍微露了下，说外面“稍微有点热”，她得把飞船退到安全距离。“大家都系上安全带吧。”她说。

他们为曼杜查和杜宁格绑好安全带，没有吵醒他们。然后，波兰自己也系上了安全带。

不可思议的是，白矮星的速度似乎并未减慢，仍在拽着恒星的内脏朝前猛冲。波兰见状不由得觉得这好像是在宇宙中拉太妃糖。

哨兵号上有位恒星撞击方面的权威，他预测恒星将在撞击进程中塌缩。按他的说法，当白矮星通过时产生的几股力突破恒星表层时，它的末日就到了。德尔塔·卡佩斯比他们的母恒星大了四分之一左右，比太阳大了四分之一。

玛蒂把兰瑟莱亚号上一位专家的声音放了出来：“塌缩随时都会发生。”

他们叫醒了曼杜查和杜宁格。

“快开始了，”克拉森纳说，“首先，你们会看到一次大规模塌缩。”片刻之后，他脑袋里的开关又被扳到了另一边，他随之变成了另一个人，脸上的表情先是困惑，然后是困倦。波兰眼看着他的眼皮垂了下去，不出几分钟，克拉森纳就睡着了。

最先映入众人眼帘的，是一道明亮的白光，光芒过处，显示器上的图像统统消失。有人倒吸了一口气，但没人说一句话。曼杜查正坐在克拉森纳身边，他朝波兰望去，两股眼神凝固在了一起。波兰对曼杜查很熟悉，两个人是老朋友了。但是此刻，却有某种更加深沉的东西在两人之间传递着，仿佛他们是站在同一道黑色海岸线上的同志。

他们跃出了第五行星的轨道，在一个预定位置停了下来，和另两艘飞船接上了头。克拉森纳在跃迁中醒了过来，得知塌缩已结束后显得万分沮丧。曼杜查说：“你睡着了没看见，玛蒂，我们叫过你，可你睡得很沉。”

“别在意，”南茜对他说，“还有一次机会。”从这么远的距离看，爆炸尚未发生，还有四十分钟的距离。研究人员们因此得以做好准备，等候事件再次发生。克拉森纳按捺住失望的情绪，说了句他女儿对这件事完全不会觉得惊讶。可波兰知道，克拉森纳没有孩子。

按说在这个距离，德尔塔·卡佩斯看上去应该是个小圆盘。但现在小圆盘已经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扭曲成梨子形状黄色斑点。

南茜·怀特拿着笔记本坐着，记录着自己的观感，仿佛将来能出版似的。她的名声来自她制作主持的一系列节目，其中包括《南茜·怀特的炉边谈话》，她在其中对观众大谈科学和哲学。此外还有《暂停》，那是个小组讨论的节目，她每周都在节目里请来历史人物的模拟人，同他们讨论

当下的事件，来宾包括汉谟拉比、阿德里安·卡特和米拉·齐戴尔。这档节目从来没有大红大紫过，但它的制作人说得没错——重要人物都爱看。

休息室内，乌库哈特和曼杜查轻声交谈着。杜宁格翻开了一本书，但心思根本不在上面。

他们把时间倒数到零，接着，刚才的一切又重演了。唯一不同的是，在这个距离观看，眼睛已经不像刚才那么疼了。梨形光斑鼓胀起来，穿过观测窗的光线一阵明一阵暗，最后黯淡下去，变成了凶恶的红光。

两次经历同一个事件的感觉很怪。但超光速飞行就有这个好处。一旦超越光速，就能进行时间旅行。

不出两小时，德尔塔·卡佩斯就消失了，整个恒星系中的光线也都熄灭了。剩下的只有一团发光气体，以及白矮星周围明亮的金色光环。一行人目送着中子星继续安静地向前飞行。

II

朗戴尔·卡佩克，小名“朗弟”，在位于行星联盟外缘的“靛蓝”中继站上主管通讯。但“主管”这个头衔在很大程度上徒有其名，因为除了重大行动之外，负责通讯的都只有他一个人——而德尔塔·卡佩斯任务已经不算重大行动了。

站点的重要位置上已经放置了遥感包，对三条飞船上发来的数据进行接收和储存。驻站专家对研究人员们在完成这些指定任务时的效率表达了敬仰，但他们同时预测，要理清已经取得的成果，还要对数据进行几个月的分析才行。“哨兵号”上搭载了一名记者，他把报道发送到一个新闻小组，再由小组编成新闻，不断地向外播报，这些新闻没完没了，看得朗弟都想吐了。后来，舰队宣布了返航计划，专家和记者们也回到了茛朴店里，此后他就不再见过他们。

追踪数据还在导入，还有一些零碎的信息什么的，但事件带来的兴奋已明显告一段落。朗弟承认，他从来没见过恒星爆炸，至少没这么近看过。

“靛蓝站，我们已做好跃迁准备。”比尔·查斯克的影像出现在房间中央，注视着他。比尔是“兰瑟莱亚”号的船长，朗弟觉得，在所有途经靛

蓝站的船长中，就数比尔最二百五。他从来不和乡巴佬多话，却又明明白白地让对方知道自己的档次。他长得高大笨重，满头白发，嗓音粗哑，人人都怕他——至少通讯人员都怕他。“预计准时到达靛蓝站，备好酒肉等我们！”

消息是在十五个小时前发送的。说完那几句之后，查斯克就下线了，他的形象随之消失。

朗弟打开了一条频段，但只开了音频。“收到，兰瑟莱亚号，”他说，“我们会保持搜索。”

在前往边路星之前，三艘飞船都会在这里停留。靛蓝站是个锥形天体，围绕着耕悦星旋转。后者在三十年前开始有人类定居，目前人口数已达一千七百万，靛蓝站上的人口比它还多出五百多万左右。

过去的几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，可朗弟却兴奋不起来。他刚申请了一个部门经理的职位，眼下只关心这个。接待科考船是件相当棘手的任务，没有功劳，只有苦劳，处理得好也没人注意，可一旦搞砸，比如对记者说了什么不该说的，那就得卷铺盖走人。因此，他现在想的都是怎么保持职业的态度，怎么让专家们开心，并确保形形色色的超光速信号能按顺序接收，妥善处理，并发送到边路星。这活很简单，细节交给 AI 处理就行了，他要做的只是保持得体举止，为大家说说好话，坚守岗位，以防万一。

他一直盯着兰瑟莱亚号的状态灯看，见到灯光变蓝，他通知运营中心飞船已经跃迁，并报了预计到达时间。

十分钟后，哨兵号的船长艾迪·考比出现在房间中，他年纪很轻，性格安静，态度勤恳，看起来甚至有些腼腆，完全不像是个星舰舰长。但实际上，他的怀里老是搂着个漂亮女人，有时候甚至是两三个。

“靛蓝站，”他说，“我们将在四分钟后起飞。真希望你们也在现场，德尔塔·卡佩斯彻底内爆了。船员们对这次任务都很高兴。两周后见，哨兵号出发。”

接下来是玛蒂。“要回家了，朗弟，”她说，“马上启航。”操作屏上，垂死的恒星在她的周围加上了一圈光环，大火映照着她的身影，让她显得超凡脱俗。她可真是顶级尤物，可她身上有一种“别碰我”的神气。“北极星号出发。”

他又抿了口茛苕，这东西是从生长在下方行星上的一种植物中提取出

来的，他喝了很久，对这滋味早就惯了：它有股子柠檬味，还带点辛辣，但喝进肚子之后，全身都会觉得温暖舒适。

哨兵号的状态灯变蓝了。它已出发。

他把信号转发了出去，其实中心里没人关心这个，但程序总得走。他查看了一下工作日志，在上面添加了哨兵号的记录，接着就等着北极星号的状态灯变色。

飞船位于线性空间时，状态灯呈现白色，等到跃迁开始，就会变蓝。玛蒂说完准备出发已经过去了二十分钟，状态灯还是白的。

这可不不对劲。他吩咐驻站 AI：“杰克，对中继站进行一次诊断，确定一下故障不是出在我们这头。”

系统相互低语，状态灯忽明忽灭，一会变黄，一会变绿，一会由黑变白。“朗弟，未发现系统故障。”杰克说。

该死！他不喜欢出岔子。他又等了几分钟，可状态灯还是老样子，就是不肯变色。

白色。

他讨厌故障，讨厌得不得了。每次都是乱成一团，闹了半天，却往往是有人在打瞌睡，或没按开关。他不情愿地把情况向运营中心通报。

“北极星号已滞后计划二十五分钟，尚未跃迁，原因不明。”

过了几分钟，朗弟的上级主管查理·魏瑟劳来了，接着又有个技术人员闻讯赶来。那位技术人员做了几个测试，然后说故障出现在北极星号那一头。

四十五分钟过后，第一个记者赶来了：“听说有情况，是什么情况？”

朗弟没有开口，让查理应付。“这很常见，”查理说，“通讯故障。”是啊，这是很常见。

朗弟不明白的是，如果玛蒂没能跃迁，那为什么不发条消息来呢？

“就是通讯器坏了。”查理接着说。他这话也是说给朗弟听的，好让他别对记者或别的什么外人说什么出格的话。

“就是说，您不认为他们有麻烦？”问话的叫莎莉亚。她是个皮肤黝黑的女人，已经窝了几个礼拜的火，就因为没让她参加任务。

“别乱说，莎莉亚！”查理说，“要等收到更多信息才能下结论。但问题肯定不大，没什么好担心的！”

他把记者们领进会议室，又找了几个陪他们说话，哄他们开心，还向他们保证，说站上一旦收到北极星号的消息，就立刻向他们通报。

查理长得又小又胖，一有人犯错连累他，脾气就变得很差。他显然觉得玛蒂出了岔子，所以对她很火大。朗弟心想，幸好犯错的不是我。接着，他们在通讯中心重放了北极星号传来的信号：“要回家了，朗弟。马上启航。北极星号出发。”

“也听不出什么名堂来，”查理说，“‘马上’指多久？”

“一小时之内。”

“好吧，我去和楼上核对一下，你在这儿待命。”

过了十分钟，他回来了，身边还跟着站上的运营主管。这时候，通讯中心已经聚起了一群人，记者们也闯出会议室里，来到了这里。

主管向众人保证：一旦有结果，立刻发表声明，还叫大家放心，说这只是技术故障。

他们一遍遍重放玛蒂的最后一条信号。主管坦言自己对情况一无所知，他问查理以前有没有出过类似的状况，答曰没有。

主管说：“再等一个小时，要是过了——”他看了看时间说，“要是过了五点还没消息，我们就派人过去。能让另两艘飞船调头吗？”

查理看了看显示屏说：“不行，两艘船上的燃料都不够调头的。”

“那一带还有谁？”

“没人了。”

“好吧，远一点的有吗？”

朗弟对他的老板点了点屏幕上的某处，查理看了说：“好像是米盖尔。”

米盖尔·阿瓦雷兹是“理查·帕罗诺夫斯基号”的船长，眼下正往马库巴星运送补给品，还在对舰载 AI 进行测试。

“他要多久才能到北极星号那儿？”

朗弟输入了一组数字，查理在一边看着。“调整航向，开始跃迁后，四天到达。加上我们的请求到达的时间，和德尔塔·卡佩斯那里的调动时间，大概一个月吧，至少要这么久。”

“好吧，如果到了五点还没有消息，就叫他们去找北极星号，叫他们立即执行，”主管说，“真是个破事儿。现在不管我们做什么，都会有人很

不高兴，那船长叫什么来着，查理？”

“米盖尔。”

“不是，北极星号的船长。”

“叫玛蒂，玛德琳·英格丽。”

“我们以前跟她有过节吗？”

“据我所知，没有。”他看了看朗弟，后者摇了摇头：“从来没有过节。”

“好吧，我跟你说明，事情了结后，她得好好跟我们解释一下，不然就吊销她的执照。”

朗弟关掉通讯器，松了口气，然后回自己的卧舱去了。他洗了个澡，换了身衣服，然后像往常一样，去金蝙蝠餐馆和朋友吃了顿晚饭。他在饭桌上说了说刚才的经历，但消息已经传开了。

烤鸡刚吃到一半，AI专家塔莉亚·考贝特也来了，她告诉大家事情还是老样子，北极星号没有任何消息。给帕罗诺夫斯基号的呼叫发出去了，米盖尔已出发营救。

大家议论纷纷，好些人都说出现了重大通讯故障，否则没法做出解释。要不就是灾难性事件，在这个节骨眼上谈“灾难性事件”很容易获得众人的注意。

过去大半年里，朗弟一直想把塔莉亚哄上床，那天晚上，他终于取得了突破。事后总结，他觉得北极星号也有功劳，有人遭殃就有人享福么。与此同时，北极星号的状态灯始终是白色。

III

德尔塔·卡佩斯中幸存下来的行星和卫星零零碎碎地漂浮着，一道巨大的光环划出了白矮星经过的路程。就在北极星号发出最终信号的位置附近，一组灯光亮了起来，理查·帕罗诺夫斯基号的灰色铁质船壳从不知哪里冒了出来。

船长米盖尔·阿瓦雷兹以往都是一个人坐在这台大冰箱里，可这次多了个乘客，这让他相当高兴。要是北极星号真的遭遇不测，多出来的那位可就帮得上忙了。

他认识玛德琳，不算熟，但知道她不是笨蛋。现在距玛蒂发出最后一条信号已经六天，从那以后，飞船就再也没有了音讯。这肯定是通讯问题，一定是的。他来之前就没指望能在附近找到任何东西，因为玛蒂这会儿肯定在阿姆斯特朗空间里，她的通讯系统是坏了，但肯定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。如果他猜得没错，那么再过十来天，北极星号就会回到靛蓝站。

帕罗诺夫斯基号经常往马库巴星上的新殖民地运输一般补给品、后备零件、环保配件，以及各式各样的小东西。行勘署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测试一下“水手”，他的乘客非要老老实实在地叫它“深空智能停靠系统”。乘客名叫肖恩·沃克，是名 AI 专家。

米盖尔希望能在半路上收到另一条消息：没事了，已经和他们联系上了，继续原定飞行。可靛蓝站的每小时更新却还是老样子：没有回复。这使得他对先前的猜测更加深信不疑：北极星号肯定已经返航了，现在正躲在阿姆斯特朗空间的褶皱里呢。他想象着玛蒂的心情：一方面知道大家都在手忙脚乱地找她，一方面又联系不上任何人，这感觉应该相当沮丧吧。

飞船到达现场时，沃克和米盖尔都在舰桥上，米盖尔也不清楚现场会是怎样一副光景。根据指令，那里会有大片气体云团，除了中子星周围的光环之外，什么都看不见。

肖恩·沃克四十来岁，中等个头，体重有点超标。他看起来不算特别聪明，可能实际也不算。他就是那种对 AI 精通，对其他事漠然的男人。两个人一起坐着吃饭时，他聊的都是工作室的事情。沃克已经结婚了，米盖尔心想他在家难道也这副样子？

他将船头转向了北极星号最后发出消息的位置，加速，然后开始扫描，找起了那艘他觉得一定不会找到的飞船。同时，他还向靛蓝站发送了一条消息，告知他们事件的进展。然后，他问肖恩安装的实验 AI“塞巴斯蒂安”，大概要多久才能找到那艘失踪飞船。

“如果对方还在这个区域，且航线和速度都维持不变，那么预计再过几个小时就能进入视野。”塞巴斯蒂安说。

“这一带找不到的话怎么办？”肖恩问米盖尔。

“那我们就去别处找。”

“不，我是说，要是他们已经出发去靛蓝站了呢？”

“那样的话，”米盖尔说，“我想，我们就得困在这儿了，等靛蓝站说

了他们出现时才行。”听了这话，沃克显得很难受。“你没事吧，肖恩？”米盖尔问。

“我认识沃伦·曼杜查。他就在那条船上，是我老朋友。”

“他们一定没事的。”

“还有汤姆·杜宁格，不熟，但认识。”

他们吃了晚饭，玩了会纸牌，看了部电影，然后回到舰桥，望着无尽的太空。

米盖尔睡得不好，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他以前也参加过救援行动，被援救的是一艘引擎炸毁的飞船，极光号，时间是十年前。对方相当幸运，除船长外，船上还有十一人，最终十人获救。他为此获得了表彰，获救的船员还为他开了个派对。那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光之一。

但这一次的情况有点不一样。他也不知道自己在烦什么，可警觉的本能让他合不上眼，根本没法休息。

到了早晨，还是不见起色。米盖尔提早吃了早饭，过了一个小时，肖恩来吃早饭了。米盖尔坐在一边喝着咖啡，塞巴斯蒂安的报告仍是空中没有目标。

米盖尔在飞船里来回走了一阵，从休息室一直走到舰桥。他把零重力管道中的货物架上取下，往主存储箱外添加的两个舱室内瞟了一眼，又查了查定于两天后送到的马库巴星的货物。然后，他钻进摆渡舱坐了下来。这时，肖恩也来了，问他现在感觉如何。

“我很好，”他说，“只是不想在这地方待上两周。”

这时，塞巴斯蒂安说：“米盖尔，我们已经搜索了北极星号本该停靠的整个区域，它不在这里。”

“这么说，他们跃迁了？”

“也可能改变了航向，或者加速了。”

这下，米盖尔确定北极星号已经启程返航了。“好吧，”他说，“非要待在这儿的话，我们就干脆好好找找。塞巴斯蒂安，扩大搜索范围，假设他们被爆炸推出了原定航线。我们再往深处找找，离中央发光天体所在的位置远一点。”

接着他又咕哝了一句：“浪费时间浪费钱，可还是得按规矩办。”

米盖尔开始对玛蒂觉得恼火了，细心些的话，就该在飞船原来所在的